

被出賣了的春天

傑克·赫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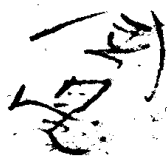


收
入
庫

被出賣了的春天

傑克·林賽著

姜華譯



近代文學譯叢

原書名 - Betrayed Spring
原著者 [英] Jack Lindsay
原出版者 The Bodley Head

內 容 提 要

作者通過三個復員軍人寫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工人階級的鬭爭和生活。這三個人在部隊裏是好伙伴，然而戰後一分手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海禮·曼遜到大學去讀書，他有着堅強的共產主義信仰，積極地支援了倫敦飲食業工人和碼頭工人們的罷工運動。狄克·白士德在歧途徬徨的鬭爭中打了勝仗，終于拒絕了愛人和妹妹爲他準備下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暖生活而投入了煤礦工人的隊伍。唯有基特·施溫頓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廠長的少爺，一向自命進步，實則頹唐怯弱。他最後向他父親投降，承繼了那份以剝削起家的產業。『被出賣了的春天』生動地反映了英國社會各方面的矛盾。正如蘇聯文學批評家伊莉斯特拉托娃所指出的：林賽這本書比較他所發表過的任何一部歷史小說都更具有感召力。

傑克·林賽的新小說。

A·伊莉斯特拉托娃

英國名作家傑克·林賽在着手寫他的新小說被出賣了的春天的時候，給自己安排了一件困難然而非常有價值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通過一部小說的創作來描寫現代英國的工人階級。

林賽的歷史小說，往往是寫英國人民的命運大轉變的時代。在他的一六四九年和四八年的人們以及其他作品中，他描繪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在歧途徬徨時，在鬥爭和前進之中感受苦難的英國勞動羣衆，在這部作品裏他也這樣做，不過這次的故事發生在過去不久的年代——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在讀者們的面前，展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劇烈而且尚未解決的矛盾。

爲了盡量廣泛和充實地反映出戰後英國工人的生活，林賽採取了這個社會的幾個互不相關的橫斷面。情節同時在英國四個不同的地區發展着——敦倫、蘭開郡的一個煤礦、約克郡的一家紡織廠和泰因賽德的一個機械廠——這就決定了這本書的中心結構，每一部分都分作四節，包括在不同的地區同時發生的事情。

當情節在發展的時候，這四個地區的人物僅僅略微互有關係。其中三個——狄克、白士德，一個煤礦工人；基特、施溫頓，一個紡織廠廠主的兒子，和海禮、曼遜，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生——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屬於同一個部隊的，他們對於軍隊生活的共同記憶成爲這本書的故事發展的序幕。然而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所走的道路就截然不同了。施溫頓極力避免轉成現役軍人，把閑暇的時間用來搞些半瓶醋的詩，帶着形式主義的、頹廢的傾向。他自己號稱在政治上和寫詩上都是『左翼』的，和他父親紗廠裏的工人們混在一起。曼遜和白士德一樣，曾經在緬甸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戰過，復員之後就投入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他和他同學中間其他的進步代表們一道積極支持倫敦旅館工人和碼頭工人的罷工運動。在共產主義原則的鼓舞之下，他比許多別人更看得出『工黨』政府的出賣策略的本質和爲爭取和平、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未來鬥爭的前途。

在這本小說的『倫敦』部分裏，許多人物中最出色最可愛的一個就是那個自食其力的十九歲的姑娘，菲兒·屈里曼。她的生活可真夠艱苦的，她備嘗了失業和貧困的滋味，然而，困難並沒有挫折了她的勇氣——在這點上她和她的父母截然不同。她在小說一開始的時候說過，『我永遠也不會屈服。』讀者等到最後看完了全部書和她分別的時候，確實相信她永遠也不會屈服，不管人生給她預備下多麼大的考驗。這本小說所敘述的那半年工夫裏發生的許多事情，開闊了她的眼界，而且她在倫敦碼頭區的一家咖啡館當侍女的時候，結識了許多碼頭工人，感染到了他們的戰鬥精神和團結意識。

狄克·白士德在蘭開郡復員之後也在這短短半年之中受到政治上的『鍛鍊』。和書中其他的人物一樣，他感到歧途徬徨——究竟是（像他的妹妹和情人勸他的那樣）選擇一定會使他成功立業的舒適的小資產階級生活呢？還是堅守對於他的階級和國家的忠誠，爲它們的利益而鬥爭呢？狄克選擇了唯一正確的道路。

就是這種敘述戰後英國工人階級在精神上的發展和成熟的題材，使林賽的小說有了內在的統一性和完整性。書中各部分的人物甚至互不相識，但是這並不給人以零亂之感，因為作者在處理每個人物的個人命運時，都寫出了他們共有的典型的特質，而這就足以說明今天工人階級覺悟的真正提高。

這部小說的出發點就是說明艾德禮和貝文的「工黨」政府如何出賣國家的利益，為世界獨佔資本家的意旨服務。這在「被出賣了的春天」這個書名裏就已經點明了。

英國工人們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投票選舉工黨來當政，「使保守黨不能上台」，他們懇切地希望工黨政府會履行他們在競選時所作的莊嚴的諾言：會爭取和平，會增進和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間的友誼，會發展英國的經濟，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且保護他們經過艱苦鬥爭而獲得的民主權利，使之不致受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侵犯。

然而，事實叫他們失望了……

林賽以非常明晰的筆調和許多令人信服的事實，表明了英國工人如何從日常經驗中漸漸地發現政府所鼓吹為「西方社會主義」的綱領，誠如書中一個人物所說的，實際上無非是「費邊帝國主義」^①。

書裏情節達到頂點之一的一個場面——蘭開郡煤礦坑口的一次工人集會——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根據煤礦「國有化」法案，這個煤礦已經成為「國家的財產」。復員軍人狄克·白士德和其他工人一道，看到「本煤礦現由國家煤業局經營，屬於人民所有」的佈告而深受感動。樂隊奏

①「費邊帝國主義」：列寧曾指出「費邊帝國主義」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譯者註。

起樂來，人羣隨着高唱紅旗歌……礦工當中的老前輩回想到『不堪回首』的過去，和近數十年來工人們的艱苦鬥爭——一九二六年被工黨右翼分子托馬斯和瑞姆賽·麥克唐納爾出賣了的總罷工，日益嚴重的失業現象，反動派對工會權利的殘酷剝奪，使失業工人失去支持的可恥的『生活狀況調查』，向倫敦行進的飢餓遊行……

『哎，把這一切都記住：每一個死亡，每一聲嗚咽，患肺病者臨死時的每一次喉聲，床單上的每一塊血漬，每一個得軟骨病的孩子，每日每夜餓得發昏。記住我們所吸入的每一口空氣都得經過鬥爭才得來的。記住他們給我們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我們在困苦艱難的歲月中經過鬥爭得來的。』

工人中眼光最遠大的一些人認識到這種鬥爭還沒有結束，認識到互相慶賀資本主義死亡還太早了些，因為『作爲一個死屍那是夠活躍的了』。可是使白士德這樣的人失望的事接着就來了，白士德還滿以爲蘭開郡的『污穢和貧窮的地獄』的情況一去不復返了呢。『國有化』的旗幟和標語並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工人的所得也是和過去一樣——奴隸勞動。壟斷資本家的所得也是和過去一樣——利潤。答應改善早就該改善的技術裝備的諾言原來是騙人的，而礦工們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在破舊設備所造成事故中，死的死，傷的傷。保證每星期工作時間的諾言也無非是開玩笑……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帶來了從未有過的風雪和奇寒，可是煤礦工人們英勇地完成了或者超額完成了他們的生產任務。廠主們宣佈關廠停工，以『一切都是礦工們的過錯』以致燃料缺乏爲藉口而大做文章。工人們最初受了工黨綱領中『社會主義』主張的欺騙，他們的積極性到處都遭到了偽善的官僚主義的留難或者遭到了公然的敵視。

這部小說一開頭敘述了戰後倫敦生活中典型的一段故事。有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家，想在一所被炸壞了一部分的空旅館裏安家。本書主要人物之一——菲兒·屈里曼的家庭也在其中。

附近的工人們熱烈支持佔居這所旅館的行動。每人都盡力送東西來。『帆布床、墊褥、盆、桶、杯盤餐具、罐頭食品、半蘇袋馬鈴薯、一個磨咖啡的機器（可是沒有咖啡）……』這些佔居者爲自己的大膽行爲而高興。他們的行動幾乎有了象徵的意義。這所旅館『儘管被炸壞了，窗戶大多都釘上了板或堆了沙包，到處厚厚的塵土，房間空空地，牆上石灰也裂了，屋頂也壞了，』可是比起他們所離開的那些狗窩似的破陋棚子來，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寬闊莊嚴的新天地，充滿了各種探索的可能性。』然而這些新搬來的人不得不去應付警察和房東的震怒。警察把旅館包圍了，這些佔居者被圍困了十天，可是最後他們不得不屈服。開了最後一次短短的會議，大家唱着國際歌……警察對他們冷言冷語地侮辱，這些人家一家挨着走出去，把他們僅有的一點財產裝在小兒車或手推車裏推了出去，憂傷地回到他們切望離去的那慘淡的破屋子裏去。可是這一段傷心的經驗並不是白費的。『丟臉的是政府 and 房東，』組織這次佔居行動的泰德·金說。『我們爲了自己站起來了。我們讓全世界人看清了所謂保護人民那一套話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可以死掉爛掉，但是房產的神聖是不容侵犯的。』

林賽的書裏說明英國工人們所要求的是在適合人類工作的條件下，老老實實地做創造性的工作。但是每日每時，他們都看到工黨右翼份子打起了『階級合作』的口號，把矛頭對準了工人的權利和生計水平，爲壟斷資本家的掠奪勾當服務。跟過去一樣，投機商人利用黑市來飽私囊，而同時誠實的人却祇好排起長隊來等着買那少得可憐的配給口糧。跟過去一樣，罷工運動領袖們被囚車帶走，跟過去

一樣，罷工的「煽動者」被列入黑名單，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答應「工人參加管理工業」的諾言根本只是一句空話，當施溫頓廠主藉口燃料缺乏而宣佈關廠停工（實則爲了清除廠中「不良份子」）的時候，工人們自己試圖繼續開工，可是他們的努力遭到廠方破壞，工廠不久就關閉了。

「我仍舊贊成保守黨佔多數席位，」施溫頓在和他兒子談話時說，「但我現在承認工黨當權也有道理。當工人階級中大量的人都處在不聽指揮的危險狀態中的時候，有貝文和艾德禮這樣的人來當家也很有道理。要把局面平靜下去，他們是最適合的人了。」這段話出自一個專與工人爲敵的老頑固之口，來譏諷地讚揚「工黨」官僚，真是把艾德禮政府的奸詐暴露無遺。

工人們看到政府領袖一面假惺惺地表白自己對社會主義的忠誠而一面却用軍隊來破壞碼頭工人所支持的搬運工人的罷工運動，他們不禁怒火中燒。喀文園菜市被警察隊圍住了，軍隊給派了來破壞搬運工人的罷工。「他們以爲他們是在什麼地方？是在柏林罷？」有一個搬運工人喊道，另一個回答說，「俄國人攻克柏林……艾德禮却攻克了喀文園。」

這句嘲笑的話就充分說明了一切，它道出了人民對於「工黨」政府的日益不信任，工黨領袖的行徑簡直好像英國的首都已經被人佔領了似的……

一個頭髮灰白的年老的旁觀者憂傷地搖搖頭說：「把軍隊調來了，」他說，「要不是親眼看見，我真不會相信這種事。工黨政府用軍隊來解散罷工。就連我現在眼看着都不能相信。」而這位老人的話，林賽說，表示了羣衆的一般情緒。當一輛馬力很大的軍用汽車直駛到菜市門口，一個趾高氣揚的將軍冷冷地瞟了人羣一眼，就去指揮「行動」的時候，大家的怒氣再也遏制不住了。

『納粹頭目，』搬運工人喊道『……你們可以看出，他們頂喜歡的是佔領老不列顛，使我們這些不聽話的工人永遠安份守己。』『這樣就讓你們動動腦筋，』另外一個搬運工人說，『嗯，納粹頭目，』第一個人回答說。

就這樣一點一滴地，一個門爭接上一個地說明了林賽這部書的副標題『一部描寫英國生活方式的小說』的意義，說明了英國勞動人民的主要利益和願望是與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它的右翼『工黨』走卒們的政策完全相反。

英國工人們——林賽說明了——謀求和平，痛恨法西斯主義，他們要醫治戰爭所帶給他們國家的創傷，然而他們越來越擔心這『工黨』政府正在把他們的國家拖入一個罪惡的戰爭陰謀裏去。

英國工人們所走的道路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道路，也不是戰爭販子們的道路。林賽從一九四六——四七年六個月中的一連串的事件來說明工人們的覺悟，他們對於國家的命運，對於和平與各國人民間的友誼越來越關心了。狄克·白士德傾心聽取那些老礦工們敘述工人運動，他們追述一九二〇年戰鬥的工黨黨員們所組織的行動委員會如何迫使勞合·喬治政府停止對蘇聯的干涉戰爭。他和一班朋友們看了英國士兵們——也是蘭開郡的同鄉們——從希臘寄回來的一個聲明，不禁感到又羞慚又憤怒，那些士兵們是被工黨政府強迫派遣了去當屠殺希臘愛國志士的劊子手的。（林賽說明那個聲明是一個在蘭開郡流傳很廣的真實文件。）狄克被這樣暴露出來的事實所震驚，精神上深深地感到惶惑。他告訴自己，這種法西斯恐怖或許也可以在英國國內出現。他幻想他的母親、妹妹和愛人也

遭受了像蕭開郎同鄉們所描寫的希臘婦女和老人遭受的同樣的暴行。這就加強了他的決心去反對反動勢力並且爲保衛和平及人類自由而鬥爭。

林賽這本書引導讀者得出這樣一個堅決的結論：英國工人對於所謂『工黨領袖們』已失去了一切信心。但是這部小說並不把那個過程中的困難和複雜性減輕，它並不試圖去粉飾歷史。當我們最後和書中人物告別的時候——也許將來還會在另一部小說中相見罷？——菲兒·屈里曼對於她新發現

的覺醒的工人階級活動的天地還不十分了解；狄克·白士德雖然從生活中受了各種痛苦的教訓，可是還在希望能夠在工黨大臣當中至少找到一個誠實人。並不是所有的幻想都已經消滅；並不是所有根深蒂固的思想習慣都已經剷除。然而一九四七年那個『被出賣了的春天』的豐富的歷史經驗却沒有白費——也不會白費的。這本書所敘述的六個月是一個意義深遠的時期，從林賽筆下的主要人物的性格、關係和命運中反映出來了政治上的成長和結合。

基特·施溫頓儘管起先裝做『資產階級的浪子』而且口口聲聲社會主義原則，可是終於還是被吸引回去回到私有財產和剝削的陣營。這位『工人們的朋友』原想以參加工黨來嚇唬他父親的，在讀者們面前却不久就原形畢露，最後是得其所哉，在工廠裏成爲他父親的左右手。

一個工會小職員威廉·艾莫利也有了同樣的自我暴露。這個人是專門幫着所謂『工黨』高級人物來欺騙工會會員們的典型的小嘍囉。這位不出色的事業家高談『把地位鞏固下來』的哲學，向資本家搬弄是非，卑躬屈膝，一面推卸他對他的工會會員們所應負的責任。林賽刻劃這個無恥的小流氓的性格是全書中最精彩手筆之一。

但是林賽創造英國年輕工人們的實事求是的典型形象也同樣地成功，他們離棄了那些騙人的領袖們，他們不肯在失敗面前低頭。可是有一件事却是使人有些遺憾的：那就是年輕的紡織工人共產黨員琪兒·維塞斯的性格僅僅是從追求她的基特·施溫頓的眼裏表現出來。關於這個意志堅強公開投身工人階級的女孩子的興趣、思想和感情，讀者沒有得到一點直接的『內心的』描繪。狄克·白士德、菲兒·屈里曼和他們的朋友們的性格就比较突出，他們的精神領域以及他們的日益提高的覺悟，作者在小說裏用更大的熱忱和感情描寫了出來。

林賽不但給我們寫出了英國青年工人在工廠裏的情況，而且還提到他們那多苦多難的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他有力地寫出了那些年輕的生命被貧窮和好萊塢匪徒影片的腐蝕影響，被猥褻文學和他們的統治者在萬能金元面前的奴顏婢膝所誘導而走上了邪惡毀滅的道路。就是在這種勢力的影響之下，艾瑞斯·古柏由於自己母親的鼓勵，在十四歲就當了娼妓，沉淪下去了。就從社會裏這樣的一些人中，流氓麥克斯·裘金士找到了材料給他的那種美國式的匪幫爲非作歹，菲兒的小學生年齡的弟弟赫伯也和他們同流合污地去幹壞事。

可是這本書裏的主要地位還是屬於那些代表着勞動人民的英國的高尚品德、青春和未來的一些人物。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儘管林賽這本小說所講的儘是工人階級的沉重負擔和痛苦的挫折，然而比起過去他所寫的任何一部歷史小說都更有感召力。今天英國的普通青年——碼頭工人、礦工、學生、紡織女工、女招待員、店員——在書裏個個都是有思想，有決心的人，具有純潔的良心和尋求真理的渴望，他們體現了社會力量，決不容許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或者它的『工黨』嘍囉們把國家主權和獨立的

旗幟，人民民主自由的旗幟踐踏在泥污裏。

四個家庭

——和他們的一些朋友們

一 倫敦

威爾·屈里曼——泥水匠

艾美——他的妻子（泰因賽德的詹姆·艾莫利的姊姊）

菲兒——他們的女兒

赫伯——他們的兒子

尼兒——他們的出了嫁的女兒

麥特·李——尼兒的丈夫，碼頭工人

蓓蒂·瓊斯、凱絲·卡普蘭、慕娣·派洛特、波兒·里斯比——菲兒的朋友們

傑夫·貝羅斯——碼頭工人

海禮·曼遜——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生

二 蘭開郡

丹尼爾·白士德——煤礦裏的重量檢查員

瑪麗——他的妻子

狄克——他們的兒子

愛麗思——他們的女兒

帕娣·海孟斯——打字員

約瑟夫·賽鮑登——公司職員愛麗思的未婚夫

瓊·維塔克——紡織工人

麥克·比弗斯——煤礦工人

費頓太太——瓊的姑母

漢德森——煤礦經理

三 約克郡

約翰·施溫頓——紡織工廠廠長

阿梅里亞——他的妻子

基特——他們的兒子

喬愛絲·瑪格麗特和黛安娜——他們的女兒

珍·達克——一個紡織廠長的女兒

繁蕾莉·佛來徹——喬愛絲的朋友

錫·華敦——紡織設計師

琪兒·維塞斯和丹恩·端納——織布工人

柯林·哈克和白里安·鮑爾斯——基特的朋友

四 泰因賽德

威廉·艾莫利——混合機械工業工會職員

琪恩——他的妻子

芭芭拉·畢柯令——打字員

克萊頓——一所小規模機械廠的廠長

傑克·班孫——工程師

愛妮·勞埃斯——一個年輕的姑娘

時間：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

目錄

被出賣了的春天.....一

第一部 選擇哪條路.....三

一 倫敦.....四

二 蘭開郡.....二四

三 倫敦.....四七

四 約克郡.....六一

五 泰因賽德.....七五

第二部 決定與猶豫.....九三

六 蘭開郡.....九四

七 倫敦.....一二五

八 約克郡.....一五三